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林继富.文化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29-35.

文化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旅游作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可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机活力。旅游过程实现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互动融合和多民族生活交往交流,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表现为游客差异化体验、旅游空间生产和产品形塑,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民众、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实践品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升了旅游文化内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融合;传承发展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29-0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的动力要素,可以极大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机活力。旅游以具体实践实现多民族生活交往交流和互动融合,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旅游过程实现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互动融合,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是生活创造和文化创新过程,表现为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以及构成要素的认知。因此,应充分挖掘旅游目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使其融入旅游活动之中,形成“非遗+节庆”“非遗+演艺”“非遗+研学”“非遗+文创”“非遗+小镇(街区)”“非遗+民宿”等新

业态。

一、价值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有助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应在传统旅游的基础上,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内涵,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采取科学方法,合理利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祭典仪式和神话传说,比如,河南新郑黄帝拜祖祭典、湖北竹山女娲传说、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这

收稿日期:2023-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赓续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22BMZ075)

作者简介:林继富(1963—),男,湖北麻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传承地晴川阁位于长江边,这里已经建成大禹文化园,大禹文化园将传说中大禹的生活以雕像、绘画的形式展示出来,是武汉市重要的旅游景区。游客进入景区,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同根共祖”的文化血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实践活动的直观体验和科学凝聚,是各民族生活与文化共存、共创、沟通、融合的结果,表现了多民族、跨地域共同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在各民族生活中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协调族际与人际关系、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比如,江西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以及周边五十多个自然村落,是义门陈家训传统的发生地、传承地。义门陈氏自始祖陈旺开基以来,以忠孝节义为本,勤俭耕读传家,建书堂(东佳书院前身),立家法,敬友邻,睦家人,义风蔚然而日益昌盛。唐朝大顺元年,义门陈氏订立《家法三十三条》《家规十六则》《家范十二则》等家训传统。后来,义门陈家训传统经过不断丰富,形成了忠、孝、礼、义、悌、廉等传统道德观念。目前,车桥镇已建成非遗旅游小镇和江州义门陈风景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中华文明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2]福建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文化发源地,妈祖信俗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国内有五千多座妈祖分灵庙宇,致力于弘扬妈祖立德行善、济世助民的文化基因。妈祖祭典期间,各地游客到湄洲共叙妈祖情缘,共享幸福生活。这些均表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民众生活相融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价值转化为当代民众生活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深刻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和游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接受和生产,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形成跨区域、多民族民众生活的交流交往实践,民众共同创造、接受和

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活中传承,每一次传承就是一次再创造、再生产的过程,就是多民族民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共同生活实践,在持续的共同生活实践基础上加强不同民族的生活关系和情感联结,也不断巩固多民族共同体意识。”^[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转化的途径包含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的各种便利。在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建设以及调整区域社会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升旅游品质是重要内容。因此,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质旅游资源加以利用,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程度地融入旅游。例如,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和大理古城等地的旅游活动,与白族霸王鞭、彝族打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元素融合。我国许多地区建立非遗旅游小镇、非遗旅游街区等旅游目的地,其中表现较为活跃的,有饮食、工艺品以及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民俗等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经过转化创新的产品和文化旅游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旅游主题,其内容彰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递了中华各民族以及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政府大力支持、充分赋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部门充分挖掘、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旅游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过程运行顺畅。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欣赏、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能量在旅游中得到显现,政府赋权带来经济赋权。要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动适应游客的旅游需求和生活方式变化,提高传承、发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水平,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二、差异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主题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文件汇编》(内部资料),2021 年,第 1 页。

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①这两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传统性、认同感和创造力,也彰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差异性,以及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时主题选择的多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繁多,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不同的历史要义、内涵要旨和审美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会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民间传说中的地方风物传说具有‘随物赋形’的特征,它借助神奇的幻想,由眼前一景一物联想开去,把人带到一个神奇虚幻、美妙动人的境界,把平常而普通的事物装扮得虚无缥缈,让人浮想联翩,以期达到陶冶性情的审美愉悦。”^{[4](P130)}这就需要我们“找准各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契合处、联结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不同门类,要深入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和精神内涵,讲好当地传说故事,让游客了解地方历史文化。鼓励面向游客开展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积极开发传统工艺产品,丰富旅游商品内涵。将传统体育、游艺纳入旅游体验。依托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康养旅游。挖掘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让游客体验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体会中国人顺应时节、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理念和独特智慧。发挥传统节日、民俗活动参与性强的特点,让游客感受当地民风民俗,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不能一刀切,不能采用一个模式,而是要根据不同门类特点,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表达形式,帮助游客在欣赏、理解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获得差异化体验,形成旅游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主题选择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展演较为常见,且已形成“非遗+演艺”的新业态。同时,舞台表演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式。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带有人为制造的特质,却能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生存空间。“很多传统艺术消失了,只剩下少数人知道。在许多社区,传统文化由老人培育着,而年轻人对此兴趣不大。

歌曲、舞蹈、编织和工艺制作技术,随着老人们去世而消失不见。艺术家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剧目和一些代表性样式,结果往往成了‘固定化’的舞台表演。”^[6]游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区居民通过舞台表演进行交流,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舞台表演内容的表演者而言,进入舞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固定化了;对于观众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的效果,也是旅游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比如,各地为旅游服务推出的“印象系列”就是典型,从桂林漓江的“印象刘三姐”开始,陆续出现的“印象丽江”“夷水丽川”“魅力湘西”等,均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创新转化。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者主要是当地民众,舞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的生活,但与传统生活又有距离。也就是说,进入旅游环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舞台化和符号化了,留下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从而使舞台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意功能以及自主性和自生性活动受到限制。

融入旅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包装,这就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目的地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内容,在此基础上培育旅游品牌。于是,不同旅游目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呈现差异,旅客的差异化体验由此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直接面对游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形态也是面对游客,两种旅游形式和空间呈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差别,游客对于不同情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也有差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差异化体验推动并创造不同旅游空间以及旅游关系。“主客互动分为公共空间的主客互动、半公共空间的主客互动和私人空间的主客互动。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广场、街区(街道)、博物馆等,半公共空间主要包括餐馆、商店、宾馆、表演舞台(收费)等,私人空间主要指当地居民的家。按照空间的公共化程度所分成的三种类型彼此之间具有互斥性,即不会存在重叠交错现象,并且可以囊括所有的互动场所类型。”^[7]不同空间构成的旅游实践形式成为差异化的潜在动力,针对不同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和情感不一样,其获得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也不一样。

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文件汇编》(内部资料),2021年,第427页。

当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旅游呈现差异,是地方性、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P40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表现形态能够跨越民族、地域,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

三、空间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建设

空间赋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空间转化为旅游空间的重要表现。其转化过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的建设过程,包含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权力关系。“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亦在知识分布和权力配置的过程中构成了关系的关系,即权力关系,它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散布和穿行在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9](P2)}

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旅游空间主要表现为原生性空间和建构性空间。“原生性空间生产强调,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多民族、多群体,以语言、信仰、社会关系以及关于族源、祖源的历史记忆和口头文学等核心传统要素为文化生产的素材和认同基础,借助自然生态、物质生活及情感纽带等,维系民众强烈的归属感和持续的认同感,这是原生性空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传承的动力旨归。建构性空间生产承继了原生性空间知识生产的认同要素和特性,但是,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同意识和认同要素。”^[10]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依托民众生活空间,在原生性空间基础上,将旅游小镇、旅游街区、度假区、旅游景区等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非遗+小镇(街区)”模式,提升旅游空间品质,丰富旅游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是生活的融合,也是生活空间的融合。除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生活空间作为旅游目的地,蕴藏着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古村落、古镇、古街区,也是旅游的重要景区,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性空间的前提下,可以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景区。例如,湖北宣恩彭家寨古村落旅游,包括三棒鼓、肉连响、民间歌谣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再如喜洲特色旅游小镇,以创新方式保护、整合、呈现白族传统文

化,建设了以喜林苑、天谷喜院等为代表的酒店品牌;融入白族扎染、甲马、剑川黑陶、剑川木雕、大理土陶、喜洲粑粑、鲜花食品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用老建筑建设非遗展示馆,举办插秧节、农耕文化艺术节、非遗美食节等活动,走出了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新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出现了许多新的空间,即建构性空间,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非遗工坊等,这些空间聚合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游客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特点,而且还能让游客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活动。游客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体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例如大理弥渡民歌和花灯戏综合传习展示中心,该中心位于弥渡县城老城区建宁公园,自2019年以来,弥渡民族民间歌手选拔赛、弥渡传统花灯歌舞、弥渡传统花灯戏、弥渡彝族歌舞乐、弥渡非遗活态传习展示、弥渡刺绣大赛、弥渡现代题材花灯剧(节)目展演等活动均在该中心举办。弥渡民歌和花灯戏综合传习展示中心成为弥渡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和带动区,天天有表演,天天有游客。

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空间的改造升级,还是新建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为汇聚,均体现为“非遗+景区”的融合建设模式。“白族扎染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段银开的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有限公司,形成了“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旨在帮助农村妇女通过扎染增加家庭收入。此外,该公司还推出了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群体的研学旅游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系统物质与非物质组成,这些物质化、可以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成为旅游景观的重要对象。空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与人和自然构成紧密的生活关系,承载空间内人的生活和情感。在旅游发展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景观,具有消费符号价值,这种关系是自然的、自在的,也是人们彼此熟悉和认同的。许多外来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旅游空间,成为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共构的旅游资源。为了旅游活动的丰富性而引进的外来文化,与传统空间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新的关系,外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景观,于当地人有某种紧张感和陌生感,但是,对于游客来讲,却是新奇的、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景观不能有太多改变和包装,这些传统景观及其文化是空间关系的核心,成

为空间记忆和空间认同边界。“永远过往者乃是神圣。因为它作为原初之物在自身中始终是未受损伤者。”^{[11](P342)}比如,贵州黎平四寨村中心的古树、古井、河流以及鼓楼等,均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树、古井、河流以及鼓楼等景观包含四寨侗族民众的生活实践、历史记忆、家园情感,具有神圣性和历史性。这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因为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个秩序都会被摧毁。因此,神圣事物由于占据着分配给它们的位置而有助于维持宇宙的秩序”^{[12](P14)}。四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是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13](P371)}从这个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传统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完全被旅游化、时尚化,甚至陌生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成为旅游空间,离不开外来文化的侵入。云南剑川沙溪古镇蕴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徐霞客游记》载:“剑川湖之流,合駝强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其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沙溪河两岸出产米谷,是剑川州的粮仓。沙溪居住有白、汉、彝、傈僳、纳西等民族。沙溪古镇作为旅游小镇,每年七月底至八月初,会举办石宝山歌会。歌会期间,附近白族和其他民族的青年男女到石宝山唱情歌,交友聚会,这个时节也是旅游的黄金时间。沙溪白族本主祭祀,民众集体参加。在迎请本主的活动中,民众要打霸王鞭,唱滇戏,跳耕牛舞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沙溪古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外地各种刺绣蜡染、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沙溪。诚如迪克斯所说:“受过教育的手和眼睛建构、接受、诠释一番景色,而忙碌的底层劳动者也在建构、接受、诠释另一番景色。经过社会与美学标准的过滤,透过表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视角’,决定了哪些人能看到哪些景色。”^{[14](P1)}沙溪古镇不仅是沙溪人熟悉的,也是外来游客喜欢和认同的,是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外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通过给自然风景添加文化图示和叙述,诠释把场所变成了某些特定含义——特别是有关环境保护的话语——被预先挑选出以展示给游客的地方。游客进入充满符号的风景区,并以可控制的方式与其互动。”^{[15](P117)}沙溪古镇茶马古道上的古镇、房子、古桥、古树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为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符号,实现沙溪人与外来游客的互动。沙溪历史与现代互渗,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的重要旅游资源。

四、产品形塑: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旅游纪念物

旅游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游客需求,游客绝大部分是外来民众,因此,旅游产品塑造是主体与客体互动,包含微观的具体产品、活动的跨文化互动。游客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过程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改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现象发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过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的实践过程,其核心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化。人类知识是区域性的,带有认同性质。“科学的社会史研究显示,人在时空中创造知识。”^{[16](P172)}时空中创造的知识就是区域性知识,并且是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选择性知识。诚如哈丁所说,“自然界不是均质地组织起来的。各个社会没有办法观察所有形形色色的大自然特征。”^{[17](P84)}作为民众生活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不是均质性的,而是强与弱、远与近的关系。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设计,既要彰显区域价值理念,也要传递人类普遍的共同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区域社会知识,显示出“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18]。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性的,是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

作为地方性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开放性。“知识的地方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18]也就是说,地方知识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不断融入其他文化,在交往交流中实现更大范围的交融,从而从区域性走向共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以及所有各种思想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人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各种心理活动的‘形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必然始终受到共同的制

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结构的共同制约。”^{[19](P66)}

通过多种形式创造、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产品,将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的产品通过“非遗购物节”“非遗美食节”等活动融入旅游,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元素融入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主题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酒店民宿,创作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演艺产品,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传统美德、人文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应满足不同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游客体验到、认识到旅游目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美和传统力量,规避“流水作业化”和“机械化”旅游,让游客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这就需要科学提炼、巧妙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符号,规划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主题、宣传口号、游客参与方式,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纪念品的传统附加值。这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吸引游客、建设区域代表性景区的需要,也是游客偏好的自我观念、社会角色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就是地方性知识的创新转化、生产与再生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旅游纪念品设计要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内涵和生活价值,并将其贯穿于旅游纪念品制造过程,增加旅游纪念品的传统附加值,激发游客的购买欲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开发旅游纪念品,有利于提升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理解。“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14](P108)}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风景能够超越区域,被更多人接受和认知,成为文化生产对象和文化消费对象。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经过多层级申报、评审和认定,这个过程就是经典化过程。^[20]这也使地方性知识、民间习俗进入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和知识谱系之中,有利于对进入国家知识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利用,充分挖掘其旅游资本价值。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开辟了道路。在文旅融合过程中,“非遗+旅游”模式从静态结合发展到活化利用,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还是旅游产业创新发展,均呈现出新业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而言,是传统的常态,旅游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带来新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性、穿透力的旅游资源,可以极大提升旅游品质和生活附加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是在遗产消费中保留身份认同属性。这种属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讲,可以凸显地方身份意义;对于游客来讲,可以实现互动交流,在消费和休闲中实现身份认同。“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来建构自己的身份。”^{[14](P1)}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是融入生活,而非为了游客进行景观生产。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代表区域性质的文化走向和生活倾向,但是,外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对象和内容融入地方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创新需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对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以典型符号方式进行文化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象化和表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过程中常常是被简单复制,歌舞表演、民居、饮食、服饰只停留在表演上,是各种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的聚合,这导致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简单化。游客是被动的,并没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与传承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要规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体系的过度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能游离于旅游目的地生活传统和文化表达,应尽量兼顾游客的多元化“凝视”取向,但是仍然要立足于旅游目的地地方生活和区域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是知识生产和效益呈现的过程,其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包括个人和社区等。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形成主客体间的互动关系,显示出隐性和显性的不同面相。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旅游活动过程和场景的意义生产和生活关系,受制于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具体情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01).
- [2]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07(001).
- [3]王丹.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 [4]林继富.民间叙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EB/O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22/content_5742727.htm.

[6](印度)Ananya Bhattacharya.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连以赋权社区[J].沈燕,彭牧,译.西北民族研究,2016(4).

[7]张机,徐红罡.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J].思想战线,2012(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0]林继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11](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12](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14](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5](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M].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7](美)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8]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19](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0]林继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化”的可能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Cultural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Lin Jifu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vital tourism resource for all nationalities. Tourism is a means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duc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timulates the vita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cess of tourism realizes th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of life between tourists and resident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multi-ethnic life exchanges, which satisfies the increas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flects the differentiated experience of tourists, the 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and the shaping of products, including the intera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communi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tegr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